春秋義存錄

春秋義存錄第四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嘉興門人周震伯尊靄雲粲同校

文公

名興僖公子在位十有八年

周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歲在旃蒙協洽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杜註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義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杜註得臣叔牙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左傳

此大夫特會諸侯之始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公穀作髡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

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左傳

義同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後一條

公孫敖如晉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

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傳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

[illegible]義見前夫人
攷鄭圖長篇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 左傳

案禮既葬作主于墓時因遣説有虞義論未定
故殺於作主也義見後[illegible]于太廟[illegible]傳參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

公以恥之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表記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公穀作垂斂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左傳

此大夫主盟之始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刑罰妄加群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五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洪範五行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

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傳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禮記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范註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

與國

此大夫主兵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入極

夏五月王子虎卒公穀以王子虎爲叔服訛

秦人伐晉此秦覇之始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覇西戎用孟明也左傳

義同彭衙之戰後倣此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左傳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禮運

後凡書盟義倣此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晉大夫帥師倣此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穀梁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 曾子問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義同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晉侯伐秦

衞侯使甯俞來聘

衞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

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左傳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金樓子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義見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爲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爲非常事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爲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於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 陳傅良春秋後傳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鄀楚屬國

秋楚人滅六 六楚屬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孫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

焉 左傳

義同公子友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左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論語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同上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杜註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穀作夜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左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公羊傳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易繫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左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論語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 諸侯皮弁聽朔 聽朔畢于朝也 然後服之 玉藻

七年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遂城郚

義見前諸侯城緣陵後 凡遷徙而城者倣此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

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左傳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坊記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蔑公作眛奔上有以師字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

事在僖公二十四年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

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

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

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

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

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巳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士會歸在十三年遂不見左傳

孔子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大戴禮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晉侯新立故趙盾主盟

此晉大夫主盟諸侯之始義同二年垂隴之盟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公穀作莅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左傳

案高氏閌曰天王崩諸侯不奔喪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與桓十五年天王崩公會齊侯于艾義可參觀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左傳

義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左傳

義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先都箕鄭父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左傳

義同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始此陰盛陽微之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荻楚君臣並見之始

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左傳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瓶尊於瓶非所柴也　家語

餘義見二年大事

于太廟躋僖公

夏秦伐晉（熊氏輈曰秦下脫人字）

楚殺其大夫宜申（謀弑楚穆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義見二年傳倣此）

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新立故與魯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麇公作圈前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彭生叔牙孫）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左傳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義同七年盟扈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此魯聘宋之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三傳皆謂長狄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作盛

考子 案左氏謂郕太子朱儒以夫鍾與郕邽來奔穀稱郕伯公羊謂盛伯失地故不名兄弟辭也事皆難信其義又發從

杞伯來朝范注杞復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杜注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秦伯乃康公公羊傳謂賢繆公訛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邀福于周公魯君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左傳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徐幹中論

秦君臣並見始此與楚子使椒來聘義可參觀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此東鄆也近莒之邑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穀作蘧篨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左傳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世左穀作太

秋七月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左傳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毁家語

案明堂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其禮本[illegible]世室屋[illegible]表禮中[illegible]家朱[illegible]人年崩于大廟用致夫人三十年數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義可參觀

冬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會下公穀無公字

秋侵衞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羣上公穀無公字棐公作斐

十有四年頃王崩史不書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下穀仲字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

伐邾左傳

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illegible]論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左傳

義見後弑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穀梁傳

案此說得矣天王崩而諸侯自爲盟會可乎義見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星孛始此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邾公子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左傳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周易

案胡傳引此象辭以美趙盾於義差近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左傳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家語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國語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案穀梁云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與莊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可參觀

宋子哀來奔 高哀宋卿不義宋公而出

子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傳

君子貴見微而賤死禍見微者大臣之操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春秋意林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左傳

案公穀以經目單伯不辨而知其妄劉氏敞駁左氏謂單伯若為周大夫不應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余謂單伯本因魯請而出矣不可自齊來魯乎至商人之執王使執君母聖人必有誅絶之義焉惜乎莫可考也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 左傳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周易

案胡傳引蠱初六之辭於義差近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左傳

案正陽之月朔日則伐鼓爲宜其失也不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也餘義已見前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左傳

案陳氏傅良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義同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有齊難是以公

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左傳

義見六年閏月不告月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以蛇出爲妖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杜註庸楚屬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作處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

焉左傳

案宋貽無一善行國人之所欲弑也與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義可參觀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左傳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陳恆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春秋胡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杜註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西鄙左傳作北鄙

晉侯會于扈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左傳

義同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秦伯之卒始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左傳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表記

案歜職弒懿而曰齊人蓋同宋人弒其君杵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左傳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左傳

義同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

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左傳

案汪氏克寬曰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爲無罪矣於義頗合但以魯史之文爲聖人書法未免襲舊沿訛耳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左傳

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公羊傳

義同宋人弑其君杵臼

春秋義存錄第四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五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嘉善受業蔡以封桐川 以堂麟書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子在位十有八年

周匡王五年歲在昭陽赤奮若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穀梁傳

案趙氏鵬飛云書遂娶齊之謀本于遂也書婦姜兼罪敬嬴也愚謂史文既異與文公之喪娶義當不同惜乎無考

冬季孫行父如齊

冬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左傳

案朱子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歟義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第一條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左傳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公羊

案公羊此條比類頗覺迂曲以其折衷聖論姑錄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左傳

義同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杜註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師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杜註兵會非好會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秦與國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

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左傳

蔡見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入蔡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夫帥師以戰始此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 同禦 之二月壬

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

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左傳

案同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羊斟之事義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

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左傳

[illegible]兩大棘之戰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皐公羊作獋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 穀梁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

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左傳

集劉氏敞以越竟乃免爲非孔子之言夫孔子既稱董狐爲良史則趙盾之弑君其罪已定越竟乃免恕道也非可與謹書孰能誅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林詁弟定王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廢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

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

案胡傳云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與曾子問二條隱合至於魯郊非禮其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杜註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左云伐戎至雒觀兵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

夏楚人侵鄭是昔鄭及晉平

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左傳

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穆公作繆

葬不月闕文也葬速禮不備也義俱見前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
有無治何以行禮左傳

義見僖十九年宋人圍曹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
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
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
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

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左傳

義同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

春公如齊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左傳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無子字

叔孫得臣卒

案黃氏震曰卒不書日闕文也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即楚故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左傳

義見後黒壤之會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東方小國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黒壤王叔

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

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杜註卽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

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檀弓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

楚人滅舒蓼穀作舒鄝孔疏國名杜註作二國訛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訛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左傳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穀梁傳

案喪不以制穀梁之說較諸左氏於義差近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穀梁范註有母喪而行朝會非禮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左傳

孔子曰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經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杜註東夷國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戱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左傳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于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

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家語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穀無所指名左氏以爲崔杼考崔杼弑君去此踰五十年左傳似誤

公如齊 杜註公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左傳
孔子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禮運
徵舒弒君義同
宋萬弒其君捷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季子即劉康公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作蘱

義同四年伐莒取向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齊侯初即位行聘禮

冬公孫歸父如齊伐邾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因水災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左傳

義見後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此楚莊主盟列國之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義見十年伐邾取繹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論語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

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左傳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

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家語

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賊討國復二十二月乃得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

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兹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
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
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
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

以如巳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巳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且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同吁下同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

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

命之辱彘子以爲謟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

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

右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左傳

長子帥師以[illegible]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周易象傳

案伊川[illegible]釋師六五謂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illegible]林父邲之戰是也引此象傳於義差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左傳

大夫同盟始此義同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左傳

義見桓十二年

及鄭師伐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公作伐衛訛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穀梁作穀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先縠之謂乎左傳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易繫傳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宋公同楚子田孟諸遂命申舟抶其僕以徇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左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義同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此內大夫特會楚之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

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左傳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公羊傳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年婁

襄同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初稅畝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左傳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

桀小貉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

行而頌聲作矣公羊傳

義見宣十二年用田賦

冬蝝生杜註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饑此註蝝雨不以立政不節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

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

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左傳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荀卿子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于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大盜息孔叢子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秋郯伯姬來歸被出故大歸

孔子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經解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案斷道之盟左氏以爲謀齊穀梁以爲外楚外楚此本誅也郤克徵會于齊而怒婦人笑客遂起伐齊之謀耳李氏廉說最允惜其幾無傳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左傳

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何休公羊註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魯乞師伐齊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鞌是楚於是乎

有蜀之役 左傳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坊記

案楚書卒始此其不書葬者從魯史舊文非孔子削之也後同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歸父欲以晉去三桓故行父逐之

春秋義存錄第五卷終